

一般討論死亡的學術文集多以學科作分野，例如歷史學探尋死亡處理的演變，哲學探討死亡觀念的意涵，人類學則着眼於儀式所反映的權力關係與宇宙觀念。此論文集卻能融入不同學科之關注，有助展示「死亡」課題的複雜性，既涵蓋了不同地域的死亡空間與處理手法的演變，亦討論了西方基督教的死亡觀，終其目的在於較全面觀察人從古至今如何理解、處理死亡。雖然文集未就各個學科的着眼點作出歸納性與系統性的整理，然而仍能開展一個跨學科、跨地域與時空去討論死亡的學術平臺。建基於此，關於死亡文化的研究仍有頗多開發空間，以香港為例，很多問題仍待有系統的解答，如殖民政府百多年來對遺體、儀式與墳場的規管有何改變，它們有否為傳統信仰或風俗帶來轉變，本地華人如何在遵從政府管制與保持傳統風俗間取得平衡，本地精英團體、街坊組織等機構在華人喪葬中擔當了什麼角色。在宏觀的層面上，死亡的觀念和處理如何在現代化、城市化甚至全球化等因素下被各種政治、民間、商業群體重塑；不同國家、群體在現代普及趨勢下又如何、為何保留地方的傳統或獨特性，這些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劉翠璇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吳鄭重，《廚房之舞：身體與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考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448頁。**

《廚房之舞》一書的寫作動機是，作者的母親因肺癌病逝，他認為廚房油煙是罪魁禍首，於是展開了女性身體與廚房空間關係的研究。由於作者是地理學專業出身，此書實非歷史學或人類學的著作：「因為我缺乏史學的訓練，無法真正展開臺灣當代女性家務史的歷史書寫，只能就相關環節進行釐清，勾勒出一個初步的歷史輪廓，希望能夠吸引學有專精的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正式研究。」（頁393）然而，本着科際整合的理念，以及作者採用田野考察以至「自家人類學」（anthropology at home，頁7）等方法搜集資料，故此筆者特意在此介紹此書。

全書可分為三部份。首部份包括第一至四章，說明了研究的緣起、理論、研究方法和各章節的安排。本書從性別角色、居家空間、廚房科技和飲食文化等角度，分析戰後臺灣婦女在廚房生活的故事，並提出身體—空間的

日常生活地理學架構（頁 xii）。為了建構這個分析框架，作者涉獵了多門學科的理論，包括女性主義、建築學、資本主義、科技、社會學和人類學。據作者所言，身體—空間的日常生活地理學架構，主要參考自艾莉斯·馬利雍·楊(Iris Marion Young)的「活歷身體」(lived body)，他不僅關注身處空間(body-in-space)的客體處境關係，更擴展到「身體空間」(body-as-space)的主體情境關係（頁126）。在婦女身體和廚房空間的日常生活場景中，作者關注婦女的「生命戰略」（理性思考的「自為客體化關係」）、「身體戰鬥」（主體不假思索的「自在客體化關係」）和日常生活中協商變通的生活戰術（頁202）。至於研究方法，第四章第二節詳細解釋選擇臺北市成功國宅作為田野的原因，以及作者如何「投石問路」、發出問卷、篩選受訪者和進行深入訪談。相關的問卷、訪談家戶概況和訪談提綱，以表列（頁223）或附錄（頁439-448）形式刊於書後。

第二部份即第五至六章是全書的重點。第五章首先以時序介紹戰後臺灣的住宅發展，繼而討論城鄉遷移和家庭計劃如何造就出現今臺北市以核心家庭為主的公寓住宅。簡言之，作者所謂「活現空間」的分析，即從人口政策、房地產市場等宏觀的政治經濟角度，解釋臺灣公寓「三房兩廳一米八」的結構如何產生。第六章從微觀角度，討論婦女身體、廚房空間與科技三者的協商。作者利用從成功國宅搜集得來的田野資料（問卷調查、訪談）、建築師訪問以及作者對其母廚房生活長期觀察的記憶，說明當婦女面對有限的廚房空間和無從擺脫的家務工作時，如何透過科技（「外溢」廚房、空間挪用、設備）、親屬關係（由降低要求開始，漸走向聯合廚房、移動廚房、廚房連通到「公寓三合院」，或幾家人共用廚房，或找來母親、家姑重操老媽子的工作）、速食、熟食和外卖等方法，解決家人一日三餐的問題。

最後一部份即第七章是總結。作者先不厭其煩地概述全書每一章的重點，繼而道出他對解除婦女受「家庭毒氣室」威脅的方法：教育與政治改革。作者認為必須加強教育——「新家政／好家教」生活教育，徹底改變家務工作是女性本份的觀念，創造更具彈性的兩性協商空間。另一方面，從改革選舉法入手，讓更多女性能擠身臺灣政壇，從而把女性聲音和問題帶到議會討論、解決。

無疑，作者對與其研究有關的各個學科的理論有很深入的認識。從女性主義、「男造環境」建築理論、資本主義的異化問題(alienation)，到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慣習(habitus)、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等，作者無不巨細無遺地逐一說明，幫助讀者了解其分析框架的來龍去脈。然而，也不需

要用上142頁、幾近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作介紹。至於本書的分析框架，即「生命戰略」、「身體戰鬥」和日常生活中協商變通的生活戰術，當去除艱深的學術用語和亮麗的修辭後，其實可簡單理解為婦女對廚房和炊事的思考、客觀環境對婦女在廚房的角色定位，以及婦女如何運用主觀能動性（即女性主義學者所謂的 agency），改變既有想法和現狀。由於筆者並非研習社會科學出身，不大清楚地理學對學術理論探究的要求，只能說作者對各方理論認識淵博，令筆者大開眼界。

研習歷史或人類學的讀者，期待作者在書中交代於田野考察中獲得什麼資料，以及如何分析這些資料，支持他的理論。作者在第四章第二節「研究設計：臺北市成功國宅的家戶訪談」概述了田野的情況。但由於作者用上二百頁還未進入資料分析部份，難免令讀者產生劉姥姥進入大觀園的感覺。作者深入訪問了17個家庭，而接受訪問的絕大多數是女性。他們向作者道出了家居住宅環境、廚房空間、三餐用膳和煮飯情況（包括用餐習慣、煮飯情形、外食、熟食和調理食品、職業婦女的工作和廚房生活），以及對婦女廚房生活的整體看法（訪談提綱見附錄三，頁442-445）。此書後半部份的內容，不時遊走於訪問資料和理論之間，以驗證作者的分析框架的可用性；但不少資料其實來自作者對亡母生前的觀察記憶。如上所述，作者誠言受到「自家人類學」的啟發，所以選擇從家住的國宅入手，開展田野考察。但以自己的記憶作為田野資料，卻又有點不妥當。雖然同是出於日復日、年復年的參與觀察，但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未有把問題帶到田野，對研究有一定的影響。

整體而言，此書研究的題目相當有趣，既是時下女性主義及性別研究者關注的題目，作者提出的框架又能同時兼顧宏觀和微觀分析。然而，書中各個章節只在自說自話，未能串連成一幅整體的畫面。例如第五章的房產市場政治經濟學、人口政策和城鄉遷移，只能解釋臺北市國宅公寓單位主要為小家庭而設，沒有進一步討論廚房空間大小與上述幾種元素有什麼關係。第六章筆鋒一轉，由宏觀跳到微觀分析。作者一方面強調社會對女性治家的角色、男造的建築環境，不斷強化女性照顧家人溫飽的責任，同時又指出親屬間的互助、科技發展（新式煮食用具、家庭電器）、外食、熟食和微波爐美食的出現，為婦女創造能動空間，對抗既有的廚房角色。不過，作者並未能好好連接這兩大部份分析，向讀者顯示女性身體在廚房如何由被定形、壓制，到尋求自主自決。

其次，研究欠缺科學化。作者假設廚房油煙是婦女患肺癌的元兇，要證

明兩者的關係，首先要交代臺灣每年有多少患者是經常在廚房工作的家庭主婦，而她們本身既非煙民又絕少受到二手煙的傷害。又，如果廚房油煙是導致肺癌的元兇，職業廚師的發病率及死亡率如何？他們名符其實一整天待在廚房工作，患肺癌的比率理應比家庭主婦為高。廚房空間對這班職業廚師有什麼意義？就書中所見，作者似乎沒有詳細考慮過這些問題。雖然廚房油煙與婦女肺癌的關係只是作者研究動機的引子，但從見微之處已可反映出他的思路不夠周密。

從附錄的訪談提綱所見，作者準備的提問相當全面，但在書中卻甚少引用這些內容。例如，提綱有詢問婦女廚房工作的情況，包括煮飯的情形、程序、人手安排、空間運用等。但在書中較多著墨於廚房設備、空間運用、外食熟食等。有關人的問題，就只討論到家姑、老母親充當老媽子，為後輩解決三餐溫飽，而人與空間的關係和互動就沒多少篇幅提及。筆者小時候家住一梯四十伙的公共房屋，每逢夏季，總有幾戶鄰家婦女喜歡坐在門口，邊揀菜邊聊天。偶遇母親因事或工作未能趕及回家煮飯，便會拜託鄰家的主婦，代為照顧孩子的「五臟廟」。這些由廚房延伸到門口、由家庭關係到鄰居互助的日常生活空間地理，更能體現婦女如何突破有形的廚房空間，擴張無形的人際網絡。或許因為時地的不同，作者所處的臺北市未見有類似的情況。

《廚房之舞》可取之處，在於作者對日常生活慣常的事情作深層的思考，並提升到學術層面討論。人類學是20世紀初誕生的學科。由於學科的歷史與及政治的需要，人類學發展初期幾乎全部是研究異域文化或部落社會，到上世紀後期才逐漸走向城市。有學者指出研究自己熟悉的社會有一定的難度，因為對日常發生的事情早已習以為常，甚至認為理所當然，絕少尋根究柢。《廚房之舞》一書讓我們重新審視廚房空間與婦女家務角色的必然關係，母親或家中女眷負責炊事並非常規，而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至建築師造就出來的結果。

盧淑櫻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